

新地文藝叢刊

第一種

新 人

拓荒主編 不里著

上海新地書店刊行

上海 國風書店 總經理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

新 地 文 藝 叢 刊

第 一 種

新 人

拓 荒 主 編 不 里 著

上 海 新 地 書 店 刊 行

上 海 國 風 書 店 總 經 售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五 月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

新地文藝叢刊第一種

新人

(小說)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不	里
主編者	拓	荒
出版者	新地書店	
發行者	新地書店	
總經售	國風書店	

總經售處

上海五馬路西上
麟四十七弄六號

國風書店

照碼加三成發售

寫於新地文藝叢刊發刊的話

這是一個鬭爭的時代，在這裏用不着我來解釋，任何人卻知道都親身經驗着。

新地文藝叢刊，是在這個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下產生出來，我們不願自命爲是文藝工作者，戴着作家的頭銜，我們不需要，並且我們也沒有這力量——能躲在孤島的一角，從事文藝工作爲生。

我們在本叢刊發刊以前，我們在事先毫無出版這叢刊的計劃，也沒有書店進行這一步工作，但是我們這叢刊的作者，爲了在鬭爭生活中，所獲得的寶貴的經驗，血與力及生命所獲得的點點滴滴，我們也不願埋沒，我們希望多獲得勝利的把握，我們也希望把我們在生活中所體驗過的，獻給大衆來批判，我們始終是不願負着「指導」的美名。

因爲本叢刊的編者與作者，除編者與一二少數作者留居在孤島外，大多數還是在延安，重慶，昆明，浙東與蘇北，江西的上饒，福建的南平，這些自由天地裏各自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活躍着。

所以我們直截的說，本刊在新地書店未產生以前，我們就有各自被迫着有所感動，而向廣大的羣衆暴露了現實在寫作的，現在是集合在一個大目標下，集中火力而已。使我們所發生的光與力格外強熱，這是要向新地書店當局表示敬意的。

再者，新地書店本身僅負着出版的責任，同樣我們要使這個叢刊順利地進行，我們還向總經售國風書店也表示熱烈的企望外，我們希望讀者有誠情的幫助，使我們所集中的光會發生着偉大的力量，很快地在黑暗中照耀到天明。

拓荒

寫於一九，五，四日。

自記

這本書終於完成了，承得感謝鼓勵自己的幾個朋友，特別是拓荒先生。

從前曾經寫過幾本書，卻不是在上海寫的，因為自己為東北人，所以常常寫些關於故鄉血淚的故事，「九一八」事變之後，繼續在關外混了兩年，實在混不下去了，祇得丟掉可留戀的生產地，棄家背井，溜進關內。

在天津、北平又混了兩年，一則因為生活的不安定，除了繞筆頭，以筆耕來維持自己的生命之外，別無他法；二則是自己的興緻所致，喜歡用支筆來道出幾年來血淚織成的故事，因此在平津一帶曾經播散了許多自己的作品，包括小品，散文，兩篇長篇小說之類的東西。

至於在上海，並沒有寫什麼東西，這當然是環境的驟然轉變，幾得沒有功夫能提起筆來寫點什麼，於是荒蕪自在意料之中。

這次得到朋友的鼓勵，又躍躍欲試，蒙拓荒先生特把我這篇小說編到文藝叢刊的第一輯，

我在這兒十二分地感謝他。

關於命名問題，我決定另換一個新的，這本書名叫「新人」，讓我們什麼都履新吧！

不里紀於上海一九四〇，五十。

目次

自記

小麻皮的哲學

仍舊是我們的

老頑固底父親

理論都充實了嗎

一個工作的展開

一封奇怪的信

一段小敘述

一幕小慘劇

幾個小問題

遺囑

(一)

(二)

(三五)

(四〇)

(五)

(六〇)

(六)

(七)

(八一)

(八五)

喪禮

(九六)

罪惡

(一〇五)

買賣式的婚姻否定

(一〇九)

瘋人的話

(一一四)

殺害靈魂的囚牢

(一二〇)

苦悶中的苦悶

(一二四)

被寵愛着的老槍

(一四五)

暴風雨的來臨

(一五一)

懺悔

(一五六)

一件神聖的工作

(一八〇)

西南開發去

(一八九)

別了上海

(一九五)

尾聲

(二〇二)

一 小麻皮的哲學

「老王，你瞧，二少爺這幾天像掉了魂似的，一天到晚也不說半句話，也不再出去了，天天在院子裏打轉。」門房裏幾個傭人，閒着沒事在一塊兒談天，老錢一眼看見莫石獨個兒站在院子裏發呆，大家順着他手指的方面，從窗口看出去，大家搖搖頭，緊跟着幾聲嘆息。

「也難怪，從前天天忙得非常熱鬧的時候，再不會這樣，現在這麼一冷靜下來，一點事沒有，怎麼不叫他愁得慌呢？」看上去，老王也代二少爺急似的：老王的爲人最老實。

「我真佩服二少爺，一點兒沒有少爺脾氣，是個愛說愛笑的熱心人，憑良心說，大少爺可就差得遠了。」在這幾個傭人裏面，小麻皮最年青，可是最愛多說多道的還是他，據他自己說：不喜歡搬弄是非，不過批評批評而已，別人看見他總是嫌他，討厭他，小麻皮有什麼地方使得他們討厭的呢？他們也摸不清，反正一看見他，就從心裏討厭他，大概是他那副尊容太難看的原故吧！假如是單單是臉上大麻子套小麻子的雕着花，也無傷大雅，臉上有麻子的人多着呢！像大少爺的

臉上，就有幾顆碎麻子，這有什麼關係？可是小麻皮的缺點不止是麻皮，他那鼻子也够好看的，猛定看上去，好像鼻子沒有似的，實在並不是沒有，不過鼻子和臉的輪廓太不顯明，鼻子太塌了，鼻梁更談不上；說起話來哼呀哼地，簡直像個囊鼻子，在他自己不承認，情愿別人叫他小麻皮，而不許叫囊鼻子。你別看小麻皮面皮雖麻，心裏可不麻，卻像面鏡子。他欽佩二少爺，他說過：他要發了財做了少爺的時候，也是這麼和氣地對傭人，一點臭架子沒有。他恨大少爺，不恨別的，祇恨大少爺的架子太大了，「開車門，」「關上，」喊他像喊條狗似的，整天對傭人罵罵咧咧地，三百六十個不順眼，滾蛋兩個字，長長掛在嘴邊上，雖然到了年節呀，賞錢給傭人們，不能說少，可是小麻皮的心，並沒被錢買去，他還是一直恨着大少爺，背地裏總是咬着牙吐嘈着：有朝一日，老子得勢，要殺盡這羣人們。他恨大少爺，如同恨××鬼子一樣，同樣恨，他於是也以爲同樣可殺。這不過是小麻皮心裏的牢騷，可不敢對任何人談起恨大少爺的勾當，飯碗子要緊。「人家有勢有錢，自己什麼沒有，祇好一輩子做人家奴才，有什麼法兒呢？」他常常恨着自己生來命不好，沒碰到一個有錢有勢的父親，叫他低一輩子的頭，說不出一句高聲的話。

「無論怎麼樣，大少爺的賞錢可比別人給的多！」汽車夫阿福插進來一嘴，他是唯金錢主

義者。

「怪不得別人說你好進賬，開口就是錢，閉口還是錢。」小麻皮每次都說他把錢看得太重。」「我們給人家當差，不爲着錢爲什麼，你想想看，爲什麼？」阿福的話錯是不錯，但是總覺得有點欠妥，好像這樣一來，把人生看做以金錢爲目的，而被錢驅使人生了；阿福呢？當然不會想到這一點，小麻皮呢？除了不以爲然以外，當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小麻皮說不出再爲什麼，不過仔細想想，吃、喝、穿、住，離了錢都一樣都辦不到的，然而他總是問着自己，人們除了爲錢以外，難道真就沒有別的，他不敢相信，他恨自己不像二少爺那樣有學問，說起話來，理由總是一大套，會說得頭頭是道，使人佩服，自己卻不能如此，有時自己很知道自己欠好，但說不出理由來，這完全是少讀書的原故，爲什麼少讀書呢？還是歸根到沒有錢的緣故，這樣一來，誠使他莫名其妙了。

「小麻皮，你說呀！人除了爲錢以外還爲什麼呢？」阿福的臉上掛上勝利的微笑：他以爲這樣比擬人生，是再妥當沒有的了。

「反正是人生來不單單爲着錢，除了錢以外當然還有別的——」小麻皮找不出適當的

理由反駁，心裏一急也就恨上阿福：這不是擠光人嗎？他媽的，揩油專家，專門揩油刺士林的傢伙，心頭泛起阿Q式的漫罵；我比你好得多了。

「別的什麼？你說呀！」

「我不知道。」小麻皮一面搪塞阿福，一面把身子移到窗口，對着在院子裏徘徊着的莫石，很明顯地，他希望二少爺能够給他出一口氣。

「你們倆見面就擡槓，好像誰欠誰多少似的，算了吧！」老錢究竟年紀大得多了，不像毛頭小伙子那樣浮躁的脾氣，所以他常在幾個傭人之間，作和事老，這樣，多少的大小不幸的爭執都在手頭化去，因為如此，就有一種威信在別的傭人手裏，祇要他一開口，大家都默然的接受了「和議書」，倒也不錯。小麻皮在被人弄得騎虎難下的時候，就希望他來解圍。

「二少爺這邊去過來了，大概到我們這兒來吧！」老王站在窗口注視二少爺的徘徊，行蹤，所以沒注意他們倆的爭執。

大家的幾條眼光又集中在二少爺的身上，莫石的確向門房這面走過來，照他身上穿的那幾件衣服說來，看得出他是有錢的人家，卻斷定他是個向上的青年，衣飾得非常樸素，不過這兩

天大概是懶於修飾，多方面顯出非常的憂鬱，頭髮像亂草似的，面上好像失去特有的光彩，眼珠遲滯而不再活潑，這完全是一種心情操縱着他，但是他這樣並不是因此悲觀，他在遲鈍中透出猛銳，在鬆懈中滲出堅強，在冷靜中托出極熱烈的動向。

「二少爺也真不會享福，爲什麼弄得少爺不像少爺，反像個要小錢的。」這是阿福的話：這種情形在小麻皮看來，是真正讀書人特有的風度；祇有這種才能表示更高尚。

「二少爺。」

「二少爺。」

「二少爺。」這是規矩，一番叫應之後，緊跟着是小麻皮的問題來，他看見莫石，總要提出許多問題來要請問他的。

「二少爺這幾天爲什麼不出去走走。」開汽車的當然要問到「行」的問題。

「心情不好，當然不出去，我說二少爺對嗎？」小麻皮頂懂得二少爺的心情的。

「哦，對了。」

「二少爺，我又有一個地方不懂，就是人除了生來就爲錢以外，別樣還爲着什麼呢？」小麻

皮這種精神，着是令人佩服，祇要心裏有什麼不懂，就問別人，一點兒放不住，這種好現象。能够不耻下問，在別人就很少有的現象，所以莫石常鼓勵他這樣是很有希望的。

「二少爺被你左問右問地，還麻煩死了，怎麼這樣不知趣。」阿福專門掃小麻皮的興。

「不，一個人不懂的地方正多着哪，正應當要問，他的態度很正當。」莫石邊指着小麻皮，面對着阿福說：

「對呀，二少爺說得很對，活到老，學到老還有多少學不了，是不是？」老錢撚着花白的鬍子，點頭贊同，表示他的人生路途比這屋子裏任何一個都走得多，他的活當然是經驗之談，他很相信，甚是處世經驗論。

「我知道阿福他很相信錢的，不過太相信了反會誤了你更重要的事。」莫石指出他的缺點，阿福當然是不贊成，然而他卻不敢問：重要的事是什麼，他很拘謹地分割着階級的界限覺得莫石到底是少爺，不對也祇能說對。

「那末我們為什麼被錢指使着呢？我們應當去指使錢才對，比方說：人生來就以享福爲目的，這是一定的，所以人們爲着要享福，就不能不要錢，不過錢是介紹人們享福的媒介而已，……

「媒介」懂嗎？」顯然是問小麻皮，莫石的視線移在小麻皮身上，彷彿問他：「我不是有些日子給你解釋過『媒介』的意思嗎？怎麼又忘了？」小麻皮搔搔頭皮，要命也想不出，狠狠地敲兩記腦袋，「怎麼這樣沒記性！」

「不過是享樂是要拿錢去買而已。」

「可見得錢在我們之間的重要性够多麼大。」小麻皮心裏在吐嘈，「雖不知道錢最重要。」
「爲什麼你有錢，我沒有錢？」究竟小麻皮的膽子大，竟提出這偉大而神聖的輿論，這問題普遍着在人們的心裏發酵，這是一個急需解決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小麻皮的心裏是不會有這樣以爲嚴重的事，但至少看到這種情形很難過，假使世界上多是一樣够多麼好，無所謂你有錢我沒錢，弄出許多的糾紛來；他是急性人兒，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他覺得比先前提出的問題更加重要，所以不加思索地提出來：一屋子裏的眼睛都在逼視他，好像責備他不應提出這個問題，觸犯二少爺。

「是的，爲什麼我有錢，你沒錢呢？你們到晚工作着，工作着，而你們所得到的錢爲什麼這樣少，像我們一天到晚一點沒事做，並不要勞動，然而出來進去是汽車，一切都比你們勞動的人們，

享受的高貴，這是什麼原故，世界上不是太不公平了嗎？」莫石很同情和贊許小麻皮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來。

「這是有本領去賺錢，像我們也沒念過書，自然沒本領去賺。」老王在角落里懦怯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讀書？」

「沒錢？」

「爲什麼沒錢？」

「沒本領。」

「這就錯了，難道一出娘胎就要生就一付本領去賺錢嗎，不，這是社會上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有錢的太有錢，窮的太窮，然而窮的人工作不見得比有錢的做得少。這就是有錢的人包辦制度，讓你們給他們作工，他們給你們很少的錢，然而他們卻由你們的勞力去得到更多的錢，這樣，你們簡接直接就受到被剝削者榨取了。」

「老實說一句，我們所用的錢，完全是你們頭上，窮人頭上刮下來的血汗，你們應當懂得這些，將來就是你們打倒我們有錢的人的時候，你們明白嗎？」